



刻阮嗣宗集叙

吉人陳德文著

世恒言阮嗣宗處魏晉之交身仕亂國而不罹禍罔
志存刺譏而文多隱避迥經綸之技懷康濟之能一
不見試以死曰嗟乎籍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
明哲而遠害也方司馬氏之替魏也上陵下夷逆騁
變作功材巧慧縻爵食于傾危俊又豪賢炳神鑒于
繒繳籍白眼睨俗非苟祿之子雲孤嘯離群耻獻言
之谷永辭婚之醉槭默以自容步兵之除矜肆而甘

寂究其略遺法禮若取譏于當時稽其詞命玄幽寔
不撓乎物論惡如師昭且優與而保持之矣吾往讀
嗣宗諸文辭率激烈慷慨其心憤故其行危其道忠
故其旨遠是以疾之者雖如讎而聞之者無以罪箕
子之明夷南容之免患無亦嗣宗之儔擬非邪昔之
君子盖有遇匪其時而不免于說難用違其義而終
殞于結纓豈其制行與道顧及在嗣宗下哉抑諸嗣
宗見定而智明機微而迹遜其愚盖不可及也已彼
絕交之書竟于賈禰廣畿之頭滴以亡身則夫縱酒

酣昏遺落世事知非嗣宗之得已也今覽其詠懷八
十一篇語狂義密曲高和寡脫駕于東陵寓言乎子
晋忿疑楚畷心結首陽惻惻鬱沈和平婉順庶幾系
而不傷者百世之下信難以情惻也計籍不死必不
勸進晋王必耻任司馬氏乃晉幼安王偉元其優焉
者雖然律之中行則病矣要諸可與進取而有所不
爲者大梁舊刻籍詩南來少傅郡伯鄧范子取而刻
之宜春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夏五月朔

阮嗣宗集卷上

魏步兵校尉阮籍撰鄆范欽吉陳德文校刊

東平賦

夫九州有方圓九野有形勢區域高下物有其制開
之則通塞之則否流之則行壅之則止崇之則成丘
陵汙之則爲數澤逶迤漫衍繞以大壑及至分之國
邑樹之表物四時儀其象陰陽暢其氣傍通週邊有
形有德雲升雷動一叫一默或由之安一作觀乃用一作期

一作惑若觀夫隅限之缺幽荒之塗忽漠之域窮野

之都竒偉譎詭不可勝圖乃有徧遊之士浩養之雅
凌驚颺躡浮霄清濁俱逝吉凶相招是以伶倫遊鳳
於崑崙之陽鄒子喻溫於黍谷之陰伯高登降於尚
季之上羨門逍遙於三山之峯上敷玄圃下遊鄧林
鳳鳥自歌翔鸞自舞蕊殺蕃殖匪我稷黍其既陋則
有橫術之場鹿豕之墟匪脩潔之攸麗于穢累之所
如西則首仰阿甄傍通賊蒲桑間濮上淫荒一作所廬
晉縱橫鄭衛紛敷蒙俊凌屬徒屬番居是以強禦
冀於戶牖怨毒奮於牀一作鄉飲而作惡一作

久而發諸士疑惟中劉王是聚高危臨城窮川帶宇

叔氏婚族實在其滑背險向水垢汗多私是以其州

間鄙邑莫言或非殄情戾慮以殖厥資其土田則原

壤蕪荒樹藝失時疇畝不辟荆棘不治流潢餘滄洋

溢靡之東當三齊西接鄒魯長塗千里受茲商旅力

間爲率音帥師使以輔驕僕織邑於焉斯慶川澤捷徑

洞庭荆楚遺風過缺是徑是宇由而紹俗靡則靡觀

非夷周式導斯作殘是以其唱和矜藝背理何姦何

氣逐利因一作畏惟愆其居處羣翳蔽塞一作遂帝章倚

以陵墓帶以曲房是故居之則心昏言之則志衰悖
罔從易靡所寤懷其外有濁河繁其澹清潏潏其樊
其北有連岡施糜嶠嶮山陵崔巍雲電相干長風振
厲蕭條大原其南則浮汶湛湛行濬成池深林茂樹
蒼鬱參差群鳥翔天有歌交馳雜黔首之不淑兮黨
山澤之足彌占哲人之微跡焉兮好政教之有儀彼
玄真之所寶兮樂寂寞之無知咨閭閻之散感兮因
回風以揚聲瞻荒榛之蕪穢兮顧東山之葱青廿丘
里之舊言兮發新詩以慰情信嚴霜之未滋兮豈冊

木之再榮北門悲於發憂兮小弁哀於獨誠鷗端一

而慕仁兮何淳朴之靡違彼羽儀之感志兮矧伊人

之匪靈時愀惘以遙思兮颺飄飄以欲歸欽王遊於

陵顛兮舉斯群而競飛物備一作備化而神樂兮寧遊

觀之可追乘松舟以載險兮雖無維而自繫騁驛馬

於狹路兮顧蹇驢而弗及資章甫以遊越兮見犀光

而先入被文繡而賈我兮識旃裘之必襲奉淳德之

平和兮執斯邦之可集料言歸於美俗兮請王子與

俱遊漱玉液之滋怡兮飲白水之清流遂虛心而後

已兮又何懷乎患憂重曰嘉年時之淑清兮美春陽
以肇夏記思慮而載行兮因形骸以成駕蓬間維猶

雖而長驅兮問迷罔於寃風玄雲興而四周兮寒雨

淪而下降忽一寤而喪軌兮踏空虛而遂征扶搖

於合墟兮咸池照乎增城欣煌煌一作之朝顯兮喜大

陽之炎精測虛舟以遑思兮聊消達於清溟謹玄真

之謨訓兮想至人之有形繡靡覩其紛錯兮慮彌遠

而度逼並旋輒於畎澮兮着空桑之可即言淫衍而

莫止兮心綿綿而來息集解以鑿戒兮賜衆

誨之難測神滢以行歸兮畏雙環之在側浴禽鳥

之不群兮悼悠悠之無極感黎藿之易脩兮攝左右

之相譽懼從風而求去兮託顛頊於鮪隅雖琴瑟之

畢存兮豈聲曲之復舒慮遨遊以覲奇兮彼上騰其

焉如紛睭睭以亂錯兮漫浩漭而未靜理都繆而敗

據兮竦端委而自整制規矩以儀衡兮占我龜以觀

省眺茲輿之所徹兮寔斯近而匪遠豈三年之無淵

兮將一往而九反顧杲日之初開兮馳曲陵而飾容

時零落之飄飄兮試枯苑之必從釋遼遙之闊度兮

習約結之常契巡襄城之間收兮誦純一之遺誓
風雨之沾濡兮安敢軒翥而遊暑竊悄悄之春貞兮
秦恬淡而永世豈淹留以爲感兮將易乎殊方乃擇
高以登栖兮永欣欣而樂康

首陽山賦

正元元年秋余尚爲中郎在大將軍府獨徃南

墻下北首陽山賦曰

在茲年之末歲兮端旬首而重陰風颺回以曲至兮
雨旋轉而纖襟蹉蹉鳴乎東房兮鷓鴣號乎西林時

將馨而無儔兮慮悽愴而感心振沙衣而出門兮纒

萎絕而靡尋步徙倚以遙思兮喟歎息而微吟將脩

飭而欲往兮衆齷齪而笑人靜寂寞而獨立兮亮孤

植而靡因懷分索之情一兮穢群僞之射真信可實

而弗離兮寧高舉而自儼聊仰首以廣頰兮瞻首陽

之岡岑樹藂茂以傾倚兮紛蕭爽而揚音下崎嶇而

無薄兮上洞徹而無依鳳翔過而不集兮鳴集群而

並棲颺遙逝而遠去兮二老窮而來歸寔囚軋而處

斯兮焉暇豫而敢誅嘉粟屏而不存兮故其死而採

徽彼背殷而從昌兮，投危敗而弗遲。此進而不合兮，又何稱乎仁義肆壽夭而弗豫兮？競毀譽以爲度。察前載之是云兮，何美論之足慕。苟道求之在細兮，焉子誕而多辭。且清虛以守神兮，豈慷慨而言之。副宗當魏

晉交代志贊黃屋情結首陽托言于夷齊其思長其旨遠其詞隱

鳩賦

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爲狗所殺故爲作賦

伊嘉平之茂惠洪肇恍惚以發期緣之音焉以

如之彼同翔彫木以胎隲奇增巢於喬松喻雲霧以消息遊朝陽以相從曠踰旬而育類茹七子之脩容始戢翼而樹羽遭金風之蕭瑟况顛覆而靡救又振落而莫弼陵桓山以徘徊猶而思入揚哀鳴以相送悲一往而不集終流離傷弱子之悼粟何依恃以育養賴兄弟以感背草萊以求仁託君子之靜室甘黍稷之芳馨戶牖之無疾潔文襟以交頸坑葦麗之艷溢城以鑿以鑿飾好威儀之如一聊俛仰以逍遙求愛姬方今日何飛翔之羨慕願

投報而忘畢值狂犬之怒加楚害於微舉欲殘沒
以糜滅遂捐棄而淪失

獼猴賦

昔禹平水土而使益驅禽滌蕩川谷兮檮梳山林是
以神姦形於九鼎而異物未臻故豈狐文豹釋其表
間尾駟虞獻其珍夸父獨鹿校其豪青馬三騅棄其
群此以其壯而殘其生者也若夫熊狙之遊臨江兮
見厥功以乘危變負精以肆志兮揚震聲而缺處處
聞曠而或昭兮何幽隱之罔隨畏通以若兮穴

神丘之重深終或餌以求食兮鳥鑿之而能禁誠有
刺而可欲兮雖希覲而爲禽故近者不稱歲遠者不
歷年大則有稱於萬年細者爲笑於目前夫獼猴直
其微者也猶繫於下陳體多似而匪類形乖殊而
不純外察志而內無度兮故人面而獸心性褊淺而
干進兮似韓非之囚秦揚眉額而驟呻兮似巧言而
僞真潘從後之繁衆兮猶伐樹而喪隣整衣冠而偉
服兮懷項王之思歸耽嗜慾而矜視兮有長鄉之妍
姿舉頭吟而作態兮動可增而自新沐蘭湯而滋穢

兮匪宋朝之媚人終蚩弄而處泄兮雖近習而不親
多才伎世何爲罔愛垢而貌優安便捷而好扶兮超
越騰躍乎火萬物而東遊兮遂中陶而被華嬰徽纏
以拘制兮視西山而長吟緣樛栢以容與兮志豈忘
乎鄧林庶幾兮始惠啟靈機以盡心且須臾以永
日焉逸豫而自怡斯伏死於室下長滅沒乎形神

清思賦

余以爲形之可見非色之美音之可聞非聲之善昔
昔帝登仙於荆山之上振威池於南麓之岡鬼神其
幽而雙牙不聞其章女媧羅浮於東海之濱
翻於洪尚之夢杜石之階從而聲不照其光
微妙無形寂寥無聲然後可以觀窈窕而漱清
白日照光則春不步其靈鼓則鈴則述子不揚
其聲夫清極空虛則神物未集飄飄恍惚則洞幽異
冥求心正實則潔潔思存恬淡無慾則泰志適情任
裹慮之適好兮又焉處者靡遠寒風邁於黍稷兮誨
子而遊鵠中獲悲而毋歸兮是鴻衣而象生茲感激
以達神皇浩漭而弗營志不觀而神正心不蕩而

投報而忘畢，值狂犬之怒，加楚害於微，舉欲殘沒，以糜滅遂捐棄而淪失。

獼猴賦

昔禹平水土而使益驅禽滌蕩，川谷兮檮杌山林，是以神姦形於九鼎而異物未臻，故豈狐文豹釋其表，閭尾駟虞獻其珍，夸父獨鹿校其豪，青馬三騅棄其辟，此以其壯而殘其生者也。若夫熊狙之遊臨江兮，見厥功以乘危，變負淵以肆志兮，揚震聲而肆皮，處穴間曠而或昭兮，何幽隱之罔隨，麗畏逼以潛身兮，穴

神丘之重深，終或餌以求食兮，鳥鑿之而能禁，誠有利而可欲兮，雖希覲而爲禽，故近者不稱歲遠者不歷年，大則有稱於萬年，細者爲笑於目前，夫獼猴直其微者也，猶繫於下陳，體多似而匪類，形乖殊而不純，外察慧而內無度兮，故人面而獸心，性褊淺而干進兮，似韓非之囚秦，揚眉額而驟呻兮，似巧言而僞真，藩籬後之繁衆兮，猶伐樹而喪隣，整衣冠而備服兮，懷項王之思歸，耽嗜慾而矜視兮，有長鄉之妍姿，舉頭吻而作態兮，動可增而自新，沐蘭湯而滋穢。

兮匪宋朝之婦人終蚤弄而處泄兮雖近習而不親
多才伎其何爲固受垢而貌侵安便捷而好技兮超
越騰躍乎寒蒿既東避方遂中向而被華嬰微纏
以拘制兮顧西山而長吟緣樛栢以容與兮志豈忘
乎御林庶若之之驚憂當視以盡心且須臾以求
日焉說豫而自吟斯伏死於堂下長滅沒乎形神

清思賦

余以爲形之可見非色之萋音之可聞非聲之善音
黃帝登仙於荆山之上振威池於南陽之罔鬼神其

幽而變才不聞其童

女娃建業於東海之濱

也

翻於洪武之旁林石之間從而得舉不照其光

以

微妙無形寂寥無聲然後乃可以觀窈窕而沐清古

白日照光則石石不步其容攝數則給則述子不物

其聲夫清虛之則神物未集飄飄恍惚則洞幽巽

宜求心正實則潔潔思存恬淡無慾則泰志適情任

衷感之適好兮又焉處而嘉違寒風邁於泰之感

子而遊鵠中而燕然而毋備兮其鴻來而象生慈感激

以達神豈浩漭而弗營志不觀而而神正心不蕩而

自誠固身一而內脩堪與止之匪傾惟清朝而夕晏
兮指濠汜以永寧是時歲如旣頽玄夜始徇望舒整
轡素風來征輕帷連曉華露清影射微吟螻蛄徐
鳴望南山之崔嵬兮頽北谷之蒼翠日大陰潛乎德廢
兮明月耀乎前庭酒中展而缺寐兮忽一悟而自驚
焉長靈以遂歿兮將有聲於所之宮流盪而致慮兮
心震動而有思若有未而可接兮若有去而不離
嗚呼嗚呼賤而失度情散越而崩兮宮鬼察而明直兮誠
雲霧其如茲驚音聲之異歟兮繼殊色之所與聞丹

柱之琴瑟兮聆崇陵之參差始徐唱而微響兮情情

慧以蛟蛇遂招雲以致氣兮乃振動而大駭聲廳廳

以洋洋若發崑崙而臨西海起遙洋渺不能究其所

在心漾漾而無所終焉兮思悠悠而未半鄧林殪於

大澤兮欽邳悲於瑤岸徘徊夷由兮倚靡廣衍遊平

圃以長望兮乘脩水之華旂長思肅以永至兮滌平

衢之大夷循路曠以徑通兮辟閨闈而洞闢羨要眇

之飄遊兮倚東風以揚暉沐浴淵以淑密兮體清潔

而靡譏厭白玉以爲面兮披丹霞以爲衣襲九英之

曜精兮珮瑾光以發微服儵煜以續紛兮絳泉采以
相綬色熠熠以流爛兮紛雜錯以歲蕤象朝雲之一
合兮似變化之相依麾常儀使先好兮命河女以胥
歸步容與而特進兮眇兩楹而升墀振瑾谿而鳴玉
兮播陵陽之萋萋臨消溘之危跡兮躡離散之輕微
釋安朝之朱履兮踐席傲而集帷敷斯采之在室兮
少飄忽之所晞馨香發而外揚兮媚頰灼以顯姿清
獨其如蘭兮辭婉婉而靡遺託精靈之運會兮浮
月之餘暉假淳氣之精微兮幸備嬾以自私願申

愛於今夕兮尚有訪乎是非被兮芳之夕暢兮將暫

往而求歸觀悅懌而未靜兮言未究而心悲嗟雲霓

之可憑兮翻揮翼而俱飛棄中堂之局促兮遺戶牖

之不處惟幕張而靡御兮几筵設而奠輔一作載雲輿

之瞻霽兮乘其后之兩龍折丹木以蔽陽兮竦一作蓋

之三重翩翼翼以左右兮紛悠悠以容容瞻朝一作霞

之相承兮似美人之懷憂采色雜以成文兮忽離散

而不留若將言之未發兮又氣變而飄浮若垂髮而

失箭兮飾未集而形消目流眇而自別兮心欲來而

貌遼紛綺靡而未盡兮先列宿之規矩時
養而陰
矐兮忽不識乎舊宇適黃妖之崇臺兮雷師奮而下
雨內英哲與長年兮宮離倫與膺臂摧魍魎而折鬼
神兮直徑登乎所期歷四方而縱懷兮誰云顧乎或
疑超高躍而
兮至北極而放之援間維以相示
兮臨門而長辭既不以萬物累心兮豈一女子之
足思

元父賦

吾嘗遊元

一作父登其城使人愁思作賦以誌之

言不足樂也

元父者九州之窮也先代之幽虛者也故其地郭卑
小局促危隘不避其卑則汀除漸淤泥温繁滂方
池邊瀾兮容水滂沱穢氣惟虛兮不食實多地下沉
陰兮受氣隓和大陽不周兮殖物靡嘉故其人民頑
器構朽下愚難化其區城絕斷寒分迫旋淵終始
同貫本末相牽疇昔訖今曠世歷年鉅野渚其後窮
齊盡其前剛澮不暢垢濁定錄不肖群聚屋空無賢
故其民放散肴亂藪寘澤居比跡糜鹿齊志豪樞

一作

是以其原壤不辟樹筭希疏莧菴彌畢蚊蚋慘膚也
于其遠險則右金鄉而在高平宗陵崔魏泝溪崢嶸
美類不虞熊虎是生故人民被害嚼齧禽性獸情彌
之迫阻則鳴鳩廢其前曲城發其後鳴巢群翔之可
悼豈有志於須臾故其人民狼風缺氣豔電無厚南
望春中東瞻孟嘗東辭也境邊山陽逆旅行舍數
盜所蔽北臨平陸齊之衝封徒得無趙趙齒道遠故
其人民側匿頗僻魯不公懷私抱詐爽匿一作隱是從
禮義不設浮化匪同先哲遺言有昭有龔一作龔如何君

十柄遲斯邦

通易論

阮子曰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直往古之變經也庖犧
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
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卦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
一之變而通之終于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是效
天地象而萬物形吉凶著而悔吝生事用有取變化
有成南面聽斷何明而治結繩而為網罟致日中

貨脩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皆得其所黃帝堯舜應時
當務各有攸取窮神知化速則天序庖犧氏布演六
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觀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湯之
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之乎文王故係其辭於是
歸藏氏逝而周典經興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
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易之爲書也本天地因陰
陽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故乾元初潛龍勿用
言大人之德隱而未彰潛而未達待時而興猶變而
效天地旣設屯蒙始生需以待時訟以立義師以取

衆比以安民是以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收其心也
原而積之畜而制之是以上下和洽成天地之道
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順其理也先王旣歿德法
垂易上凌下替君臣不制剛柔不和天地不交是以
君子一類求同過惡揚善以致其大謙而光之衷多
益寡崇聖善以命雷出於地於是大人得位明聖又
興故先王作樂薦上帝昭明其道以答天貺於是萬
物服從隨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臨馭統一大
觀天下是以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儀之以度也祀

而有之合而合之故先王用之以明罰勅法自上乃
下貴復其賤美成事盡時極日至先王閉閔商祿不
行后不省方以靜民也季葉既衰莊謀之獲應運順
天不妄而作故先王後對時育萬物施仁布澤以愷
其德也萬物歸隨如法流承養善反惡剝積生害剛
過失柄習坎以位上失其道下俚其羣於是大人繼
明照于四方顯其德也自乾元以來施平而明盛衰
有時剛柔無常或得或失一陰一陽出入吉凶由闢
祭彰文明以止有翼不飛隨之乃存取之者歸施之

以若用之在微貴變慎小與物相追非知來者行之
之能審也易之爲書也覆燾天地之道囊括萬物
之情道至而又事極而改反用應時改用當務應時
故天下仰其澤當務改萬物恃其利澤施而天下服
此天下之所以順自然慈生類也富貴侔天地功名
充六合莫之能傾莫之能害者道不逆也天地易之
主也萬物易之心也故虛以受之感以和之男下女
上通其氣也柔以承剛又其類也順而持之道而退
之下隆下積剛動大壯正大必用力盛則望明升惟

進光大則傷聚以慶身異以成勳幸離既解緩以爲
失損益有時察以主使揚于王庭棄五馬敗剛既決
柔上索下合令臣遭明君以柔遇剛品物咸亨剛據
中正天下大行是以后用施命詔四國責離教也於
是天地拳聚百姓合用升而不已厲極及下井養不
窮卑不能通不可弗革改以成器尊卑有分長幼有
序主之以震守之以威動不可敵應而行漸以進
之爲人求位君子之欲進者也臣之求君陰之從陽
委之歸誠乃得其所歸而應之而一之陽德也

道豐位大也賢人君子有衆以成其大也窮侈喪大
夫之位羣而靡容容而無所卑身下意利見大人巽
以申命柔順乎剛入而說之說而教之順天應人渙
然成章風行水上有文有光男行不窮女位乎外衆
陰承五上同在中從切更始棄末有功故先王以亨
于帝立廟奉天建國也剛柔分適得中節之以制其
道不窮信愛結內剛得中位誠發於心庶物唯類大
得則虧甚往則過既應於遠默則不利故君子是以
行重乎恭畏重乎哀篤備薄也小過下泰不宜於上

下止上動有飛鳥之象焉初六坎下上六離體飛鳥以凶是以災青也柔處中剛失位利與時行過而欲遂小亨正象陰皆乘陽陽剛凌替君臣易位亂而不已非中之謂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慮其敗也通變無窮周敗又始剛未出陰在中柔濟不遺遂度不窮則象河洛神物設教而天下服慎辨居方陰陽相求初與之道遠作之由也卦體開闢乾以一爲開坤以二爲闢乾坤成體而剛柔有位故木老於未水生於申而坤在西南火老於戌木生於亥而乾在西北剛之際也故謂之父母陽一策動發而相承專制遂行萬物以此故謂之長男一七於辰金生於巳一氣行之終而復起故巽爲長一策發於風陰德有紀火中鳴鳴毋道將始故離爲中女又在西北健戰將升柔陰幼昧柔而不勝故兌爲少女倉中拔雷肇幽焉陽在中未達舍而未章故坎爲中男周流接合萬物既終造微更始明而未融故艮爲少男乾圓坤方女柔男剛健柔時推而福禍是將循化知生從變見亡故吉凶成敗不可亂也大過何也棟橈莫輔大者過

也先王之馭世也刑設而不犯罰著而不施習坎剛
中惟以心亨王正其德公守厥職上下不疑臣主無
惑納約自牖非戶何咎車騎中門劔戟在闥雖賓叢
棘凶已三歲上六失道刑決也故高宗伐鬼方柔道
中也三年有常德乃豐也同人五號思其終也莽上
之美樂其窮也是以失刑者嚴而不檢喪德者高而
小尊故君子正義以守位固法以威民何術則亨滅
而凶也小過何也喻位凌上害正亢身小者過也
初六終亂何也水加日上三陰乘陽以力

不止必亡故初吉終亂也未濟上六飲酒無咎何過
而莫改危而弗聞誰咎之也无妄何也無望而至非
會合陰陽之違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
得之邑人災何也有國而不收其民有衆而不修其
器行人得之不亦災乎九五之疾勿藥何也非常之
厚離以爲同无妄之疾災以除凶天時成敗何疾之
功勿藥有喜不成何識試作也龍者何也陽健之類盛
德尊貴之喻也配天之厚盛德莫高之謂尊貴夫人
受命屢中當陽德之至也亢龍有悔何也繼守承貴

有因而德不克者也欲大而不顧其小其侈而不思其匱居正上位而無卑有青夢而無據喪志危身是以悔也先王何也大人之功也故建萬國親諸侯樹其義也作樂薦上帝正其命也省方觀民施其令也明罰勅法督其正也閉關不行靜亂民也茂時育德應顯其福也享帝立廟昭其祿也稱聖王所造非承平之謂也后者何也成君定位據業修制保教守法畜履治安者也故自然成功濟用已至大通后成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也成化理決施令誥方因統紹象

中慶將正之務非應初受命之事也上者何也日月相易盛衰相及致飾則利之未捷受故王后不稱君子不錯上以厚下道自然也君子者何也佐聖扶命盟教明法觀時而行有道而臣人者也因正德以理其義察危廢以守其身故經綸以正盈果行以遂義飲食以順時辯義以作事皆所以章先生之建國輔聖人之神志也見陰慮難思患預防別物居方慎初敬始皆人臣之行非大君之道也大人者何也龍德潛達貴賤通明有位無稱大以行之故大過滅示天

下幽明大人發輝重光繼明照于四方萬物仰生合
德天地不為而成故大人虎變天德興也君子曰易
順天地序萬物方圓有正體四時有常位事業有所
麗為獸有所萃故萬物莫不一也陰陽性生性故有
剛柔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愛惡生得失得失生悔
吝悔吝著而吉凶見八卦君子以正性著龜圓通以
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義以定性取著龜以
制情仁義有偶而禍福分是故聖人以建天下之位
定尊卑之制序陰陽之適別剛柔之節順之者存逆

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別

禮求

者雖吉必凶知之以守篤者雖窮必通故寂寞者德
之主恣睢者賊之原進往者反之初終盡者始之根
也是以未至不可圻也已用不可越也紂有天下之
疑而比匹夫之類鄰周處小侯之細而亨于西山之
濱外內之應已施而貴賤之名未分何也天道未究
善惡未淳也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審乎人之德
者不憂在上而不凌乎下處卑而不犯乎貴故道不
可逆德不可拂也是以聖人獨立無悶大群不益

之而道存用之而不可旣由此觀之易以通矣通易
京房管輅有餘媿矣漢儒訓詁寧無陋乎今之義易
通遺籍何邪貴耳賤目世固比比爾也

莊論

伊單闕之辰執徐之歲萬物權輿之時季秋遙夜之
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風而遊徃遵乎赤水之上來登
乎隱空之丘臨乎曲棘之道顧乎泱泱之州慨然而
止忽然而休不識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番悵然而
無樂愀然而歸白素焉半書閒居隱几而彈琴於是
縉紳好事之徒相與聞之共議撰辭合句於斯常樂

之闕鑿整飭嚼齒先引推年躡踵相隨俱進奕奕然
步臆臆然視投跡躡躡趨而翔至羞有而坐恭袖而
檢猶豫相林臨吳青先占有一人是其中椎桀也乃

怒目擊勢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後長乎文武之
裔遊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誦乎六經之教習
乎吾儒之迹被沙衣冠飛翮垂曲裙揚雙鷁有日矣
而未聞乎至道之要有以異之於斯乎且大人稱之
細人承之頭聞至教以發其疑先生曰何哉予之所
疑者客曰天道貴生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達其名

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
而大功成也今莊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
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激感以失貞而自以爲誠
是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嘆俛而微笑仰
而流眄嗻嗻精神言其所見曰昔人有欲觀於蘭峰
之上者資端冕服騁騁至于崑崙之下没而不反端
冕者常服之飾騁騁者凡乘之耳非所以矯騰增城
之上遊玄圃之中也且燭龍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鐘
山之口不談曲室之內今吾將墮崑崙之高杜衍謾

之流言子之所由幾其寤而獲及乎天地生於自然
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
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
殊乎地流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隨以相從
解而後合升謂之陽降謂之陰在地謂之理在天謂
之文蒸謂之雨散謂之風炎謂之火凝謂之冰形謂
之石象謂之星朔謂之朝晦謂之冥通謂之川回謂
之淵平謂之土積謂之山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
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

一體則萬物經其常入謂之幽出謂之章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楊子為壽彭祖為天秋毫為大太山為小故以生為一貫後天非為一也

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

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

而臨之則至極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夫守什

五之數審左右之名一曲之說也循自然佳性天地

著寥廓之談也九耳目之苦名分之施慶官不易司

舉奉其身非以絕手足解肢體也然後世之好異者

不顧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於彼殘生害性還為

譬敵斷割肢體不以為痛曰視色而不顧耳之所聞

耳所聽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適性之所安

故疾癩萌則生不盡禍亂作則萬物殘矣至人者恬
於生而靜於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
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化生究其壽死循
其宜心氣平治不消不虧是以廣於子處崆峒之山
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而之霄而遺玄珠之根此
則潛身者易以爲活而離水石難返永存也馮夷不
過海若則不以已爲小靈寤則不以己爲大濠梁則無以
知其少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登自建者不立

者有據持其無者無執月弦則滿日朝則曩

惡陽谷之上而懸之後將入也故其得者喪爭明者

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天山靜而谷深者自然

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是以作智造巧

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與身修飾以顯縈者惑於

生畏死而榮生者失亂其貞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

地不泰而日月爭隨朝夕失期而晝夜無分競逐趨

利舛倚橫馳父子不合君臣乖離故復言以求信者

蹊下之誠也克己以爲人者廓外之仁也竊其雉經

者皆亡家之子也劉腹割肌者亂國之臣也瞿瞿華

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履霜露蒙塵埃者貪冒之民也繫已以尤世修身以明滂者誹謗之屬也繫稱是非背質追文者迷罔之倫也誠成非媚悅以容求乎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紂之終也含穀米薇交餓而死顏夷之窮也是以名利之塗開則忠信之誠薄是非之辭著則醇厚之情燦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爲一體乃失無聞伏羲氏結繩神農教耕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又安知貪滂之爲罰而貞白之爲名乎使至德之要無外而已大均溥固不貳其紀清靜

策莫空豁以俟善惡莫之分是非無所爭故萬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儒墨之後堅白並起吉凶連物得失在心結徒聚黨辯說相侵昔大齊之惟三晉之士嘗相與瞑目張膽分別此矣咸以爲百年之生難致而日月之蹉無常皆盛僕馬修衣裳美珠玉飭帷幘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矯厲才智競逐縱橫家以慧子殘國以才臣亡故不終其天年而大自割繫其於世俗也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傷復或作萬數窳一作相和忽焉自己夫鴈之不存無其實而濁其文死生

無變而龜之是實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質而濁其
文死生無變而未始有之夫別言者懷道之談也折
辯者毀德之端也氣分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萬物
之患也故夫裝東馬軾者行以離支一作慮在成敗者
坐而求敵踰阻攻險者趙氏之人也舉山填海者燕
楚之人也莊周見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無爲之
本寓言以廣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娛無爲之心而道
遙於一世豈將以希咸陽之門而冀稷下爭辯也哉
夫善接人者尊焉而已無所逆之故公孟季子未繡

而見墨子弗攻中山子牟心在魏閔而詹子不距因
其所以來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發而聞
之使自舒之且莊周之書何足道哉猶未聞夫太始
之論玄古之微言乎直能不害於物而形以生物
所毀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離而上
下平茲容今談而同古齊說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
而口發不相須也於是二三子者風搖波蕩相視臆
脉亂次而退蹉跌失迹隨而望之耳其察後頗亦以是
知其無害氣而慙愧於衰僻也

樂論

劉子問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禮者男女之所以別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焉政之具靡先於此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夫金石絲竹鐘鼓管絃之音干戚羽旄進退俯仰之容有之何益於政無之政何損於化而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乎阮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昔者孔子著其都乎且未舉其略也今將爲子論其凡而子自備詳焉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不和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鍾中和之律開辟生萬物之情氣故律呂協則陰陽利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園山而天神下奏之方岳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一作罰不用而民自安矣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無聲無味不煩則陰陽自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

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
樂之所始也其後聖人不作道德荒壞政法不立智
慧覆物心廢欲行各有風俗故造子一作始之教謂之風
習而行謂之俗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
之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火熯赴水之歌輕
蕩故有桑間濮上之典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爲欲
之者流涕聞之者歎息背而去之無不慷慨懷永日
之娛抱長夜之嘆而合之群而合之靡靡無已
棄父子之親弛君臣之制遺作室家之禮廢耕農之

業忘終身之樂崇淫縱之俗故江淮之南其民好

漳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扶琴之客

氣發於中聲入於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好勇則犯

上淫放則棄親犯上則君臣逆棄親則父子乖乖逆

交爭則患生禍起禍起而災愈災患生而慮不同故

八方殊風九州異俗乖離分背莫能相通音異氣別

曲節不齊故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傳事

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爲樂者莫不儀焉自上

以下降殺有等至於庶人咸皆聞之歌謠者詠先生

之德頽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入於心淪於氣心氣和洽則風聲齊一聖人之爲進退頽仰之容也將以屈形體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詠詩曲將以宣平和著不逮也鐘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衰耳目不傾不衰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也故本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若夫琴瑟之聲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

皆調和均者齊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鐘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亦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頽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讓持之以久散其群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其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化先王之爲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

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聲君不欲
臣之色上下不爭而忠義成夫正樂者所以屏淫聲
也故樂廢則淫聲作漢采帝不好音罷省樂府而不
知制正禮樂法不修淫聲遂起棊放溥于長驕縱過
度丙曠景武當益或作當益於世罷樂之後下移踰肆身
不是好而淫亂愈甚者禮不設也刑教一體禮樂外
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

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無哀謂之樂車服
宮室飲食禮之具也鐘磬鞀鼓琴瑟歌舞樂之

器也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

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

平昔衛人求繁纓曲縣而孔子嘆息蓋惜禮壞而樂

崩也夫鐘者聲之主也懸者鐘之制也鐘失其制則

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恠聲並出盛衰之代相及古

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

王喜大鍾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

嘆庶人群生踊躍思聞正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

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

思嬖媢之色雍門作松栢之音愍王念寒之服故
猶靡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亂興則人後有縱欲
奢侈之意人後有內顧自奉之心是以君子惡夫凌
之歌憎百里之舞也昔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
崇曲房之嬖也心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
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賔
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滉
聲之所以薄正樂之所以貴也然禮與樂俱樂也時
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命

夫百姓安服滉亂之聲殘害先生之正故後王必
作樂各宣其功德於天下通其變使民不倦然但改
其名目變造歌詠至於樂聲平和自若故黃帝詠雲
門之神少昊歌鳳鳥之跡咸池六英之名既繼而黃
鐘之宮不改易故遠道之化者可監審樂好善之聲
者不足與論律也舜命夔與典樂教胄子以中稱越
德詩言志歌永言聲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
倫神人以和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
出納五言女聽夫煩手滉聲汨湮心耳乃忘平和君

子弗聽言正樂通乎正易簡心澄氣清以聞音律出
納五言也夔曰禹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龔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
鳥獸蹌蹌籥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右拊石
石獸率舞言天下治乎萬物得所音聲不譁漠然未
兆故衆官皆和也故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定不以肉爲滋味也以此
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矣自西陵青陽之樂音取
之行聽鳳凰之鳴尊長風之象象大林之缺當時之

所不見百姓之所希聞故天下懷其德而化其神也

夫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靜則聽不滯易簡則節制

令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

末之爲樂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於近

物同於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求

巷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勸牧負戴以歌賤

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當夏后之末與

典禮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糧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

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

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拔其

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

則此樂非樂也當君臣之時奏斯樂於廟中聞之者

皆爲之悲咽作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憫慨

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者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

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

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爲樂者

也誠以悲爲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

陽調利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

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

感動嗟啼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

之哀奈何俛仰嘆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

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鼓琴亦已妙矣季

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爲哀傷非爲善樂也

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爲樂歌詠不必爲善也故墨子

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爲樂也胡苑玄耽哀不變故願

爲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兔嗚呼君子可不

鑒之哉讀嗣宗樂論宜放廢禮法并於曠散者流沉酒麴醪以速終天年特厲革命之見及耳智

士罹未造明者見未然德文
每於嗣宗而有感

奏記太尉籛濟

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委蒙翹首俊賢
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走
爲首昔子真處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於
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希衣帝帶之士孤居特立
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謂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
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
陽輸黍稷之稅召新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
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答伏義書

籍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垂
其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
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
興或沉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
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譬夫所不能瞻珠虫所
不能解也然則弘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
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

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舛異鸞鳳凌雲漢以舞
翼鳩鵲悅蓬林以翔翔螭浮八瀆以濯鱗鼈娛行潦
而群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
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以籠世豈搏樽以入罔
方開模以範俗何暇鑿質以通或作檢若良運未協
神機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舉於玄區之
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躡踔陵忽
恍從容與道化同道遠遼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
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

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摠玄網於太
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
潔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聞畧
無不稱而明有所遠未可怪也觀吾子之趨欲銜碩
城之金求百錢之售製造天之禮儼膚寸之檢勞生
躬以役物守臆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泥溥愠河漢之
無根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
弘幽且局步於常衢無爲思遠以自愁比連疢憤方
喻不多阮籍白

大人先生傳

大人先生蓋老人也不知姓字陳天地之始言神農黃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數嘗居蘇門之出故世或謂之間養性延壽與自然齊光其視堯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萬里爲一步以千歲爲一朝行不赴而居不處求乎大道而無所寓先生以應變順和天地爲家運去執隋魁然獨存自以爲能足與造化推移故默操道德不與世同之自好者非之無識者怪之不知其變化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鄙

變其務也先生以爲中區之在天下曾不若蠅蚊之

着帷故終不以爲事而極意乎異方奇域遊覽觀樂

非世所見徘徊無所終極遺其書於蘇門之山而去

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或遺夫人先生書曰天下之

貴莫貴於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

常式立則磬折拱若一作抱鼓動靜有節趨步商羽進

退周旋咸有規矩心若懷水戰戰慄慄束身修行日

慎一日擇地而行唯恐遺失誦周子之遺訓嘆唐虞

之道德唯法是脩唯禮是克手執珪璧足履繩墨行

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閭長聞邦國上
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挾金玉垂文組享尊位取
茅土揚聲名於後世齊功德於往古奉事君土牧養
百姓退營私家育忠妻子卜吉缺宅慮乃億祉遠禍
近福永堅固已此誠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
行也今先生乃被髮而居巨海之中與若君子者遠
吾恐世之嘆一作先生而非之也行爲世所嘆身無
由自達則可謂耻辱矣身處困窘之地而行爲世俗
之所嘆吾爲先生不取也於是大人先生乃道然

嘆一作

傲雲霓

凡之曰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

者乃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道運浮世與帝俱成變
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於內而浮明開達於外
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取及也吾將爲汝言之往者
天嘗在地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末之安固焉得不失
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動山陷川起雲散窟壞六合失
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步商羽往者群氣爭存萬
物死虛妄體不從身爲泥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
又焉得束修身行殼折抱鼓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

而世絕進求利以喪身營爵賞而家滅汝又焉得挾
金玉萬億祇奉君上而全妻子乎且汝獨不見夫氣
之慶於棍之中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
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棍襠自以爲得純墨也饑則
嚙人自以爲無窮食也然炎丘火焦邑滅都羣虱
死於棍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慶豪區之內亦何異
夫虱之慶棍中乎悲夫而乃自以爲遠禍近福堅無
窮也亦觀夫陽鳥遊於塵外而鶴鶴戲於蓬艾小大
固不相及汝又何以爲君子聞於余乎且近者存存

於商周播之劉耿薄爲壺豐鎬成丘至人來一顧而

世代相酬厥居未定他人也一作有汝之茅土將誰與

久是以主人不處而居不修而治日月爲正陰陽爲

期豈吝情乎世繫繫於一時來東雲爲西風與陰下

雌據陽爲雄志得欲從物莫之窮又何不能自達而

畏夫世笑哉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大者恬其性

細者靜其形陰藏其氣陽發其精害無所避利無所

爭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爲天存不爲壽福無所

得禍無所咎各從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勝闇

者不以愚敗弱者不以迫畏強者不以力盡蓋無君
而廢物定無臣而篤事理保身修性不違其紀惟茲
若然故能長久今汝造言以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
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僞以要名君立而害
典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
自神強者睽而凌暴弱者憚憚而事人倣廉以成貪
內險而外仁罪至不悔過幸遇則自矜馳此以秦除
故循一作滯而不擇夫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
不爭各足於身而無所求也恩澤無所歸則死敗無

所一作音聲不作則耳不易聽淫色不顯則目不敗

耳目不相易改則無以亂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
也今汝尊賢以相高競能以相尚勢以相君寵貴以
相加驅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竭天地萬
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此非所以養百姓也於
是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誘之嚴刑以威之財匱
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敗之
禍此非汝君子之爲乎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賤
亂危死亡之術耳而乃目以爲美行不易之道不亦

泰初貞人惟大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退不見後
進不覩先發西北而造制啓東南以爲門微道而以
德久娛樂跨天地而處尊夫然成吾體也是以不避
物而處所覩則寧不以物爲累所道則成彷彿足以
舒其意浮騰足以逞其情故至人無宅天地爲客至
人無主天地爲所至人無事天地爲故無是非之別
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若夫惡
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爭求貴志而賤身伊
禽生而獸死尚何顯而獲榮悲天子之用心也薄安
利以忘生要求名以喪體誠與彼其無詭何枯槁而
道死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將去子矣乃揚眉而盪
目振袖而撫裳令緩轡而縱策遂風起而雲翔彼人
者瞻之而垂泣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巖石之
下懼不終夕而死先生過神宮而息漱吾泉而行迴
乎道而遊覽焉見新於阜者嘆曰汝將焉以是終乎
哉新者曰是終我乎不以是終我乎且聖人無懷何
其采夫盛衰變化常不干茲藏器於身伏以俟時孫
則足以擒龐睢折脇而乃休百里困而相羸牙旣老

而弼周既顛倒而更來兮固先窮而後收秦破六國
并兼其地夷滅諸侯南面稱帝姦盛色崇靡麗鑿南
山以爲闕木東海以爲門門萬室而不絕圖無窮而
永存美宮室而盛帷幃擊鐘鼓而揚其章廣苑囿而
深池沼興涓北而建咸陽曬木曾木及成林而荆棘
已藪乎阿房時代存而迭處故先得而後亡山東之
徒虜遂起而王天下由此視之窮達詎可知耶且聖
人以道德爲心不以富貴爲志以無爲用不以人物
尊顯不加重貧賤不自輕失不自以爲辱得不

自以爲榮木根挺而枝遠葉繁茂而華零無窮之死

猶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營因歎而歌曰日沒

不周方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大爲椎亭

亭在涇史厭厭精復東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

貴後仰間貧賤何必終留侯起亡虜威武赫夷荒召

平封東陵一旦爲布衣枝葉托根抵死生同盛衰得

志從命升失勢與時墮寒暑代征邁變化更相推禍

福無常主何憂身無歸推茲由斯缺負薪又何求先

生聞之笑曰雖不及大慶免小矣乃歌曰天地解兮

六合開星辰實兮日月墮我騰而上將何懷木弗葉
而服美佩弗飾而自章上下徘徊兮誰識吾常遂去
而遐浮肆雲輿鼎氣蓋徜徉回翔兮瀟灑之外建長
星以爲旗兮擊雷霆之礪礪開不同而出車兮出一
作九野之夾泰坐中州而一顧兮望崇山而迴邁端
余節而飛矯兮縱心慮乎荒喬釋前者而弗修
兮馳家間而遠適棄世務之衆爲兮何細事之足賴
虛形體而輕舉兮精微妙而神豐命夷羿使寬目兮
召忻來使緩風攀扶桑之長枝兮登扶搖之隆崇躍

潛之昧兮洗光曜之昭明遺不業而弗服兮服雲氣
而遂行朝造駕乎湯谷兮夕息馬乎長泉時崦嵫而
易氣兮輝若華以照冥左朱陽以舉麾兮右玄陰以
建旗變容飾而改度遂騰竊以修征陰陽更而代邁
四時奔而相迫惟仙化之倏忽兮心不樂乎久留驚
風奮而遺樂兮雖雲起而亡憂忽電消而神道兮歷
寥廓而遐迨佩日月以舒光兮登徜徉而上浮壓前
進一作于彼迨兮將步足乎虛州掃紫宮而陳席兮
坐帝室而忽會酬萃衆音而樂兮聲驚渺而悠悠五

帝舜而再屬兮六神歌而代周樂
啾啾肅肅洞心而達神超遙遙茫茫
心往而忘及慮大而志矜局

或作學

大人微而弗復兮揚雲氣而上陳
召大幽之玉女兮

接上王之美人體雲氣之道
鳴兮服太清之淑貞兮

歡情而微授兮先艷溢其若神
華安輝以俱發兮采

色煥其並振傾玄髮而垂髮兮
曜紅顏而自新時駿

睡而將逝兮風飄颻而振末
雲氣解而霧離兮鶴奔

散而求歸心恹恹而遙思兮
眇迴目而弗睇揚清風

以爲旗兮翼旋軫而文衍騰
炎陽而出彊兮命祝融

而使遣驅玄冥以攝堅兮
聲收束而先弋兮芒春較

浮鷲朝霞寥廓洋洋而靡都
兮激而倚而獨立倚瑤

廂而一顧兮哀下土之憔悴
兮是非以爲行兮又何

足與比類霓旌飄兮雲旂
鬱鬱兮出天外大人先

生被髮飛髮衣方離之衣
繞絃陽之帶含竒芝嚼耳

聾喻浮霧滄霄霞興朝雲
颺春風奮乎大極之東遊

乎崑崙之西遺纒墮策流
眄乎唐虞之都惘然而思

悵爾若忘慨然而嘆曰嗚呼
時不若歲歲不若天天

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
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

爲貴夫世矣而惡知夫世之賤乎茲哉故與世爭貴
貴不足尊與世爭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絕羣遺俗
而獨往登乎大始之前覽乎沕溟之初慮周流於無
外志浩蕩而自舒飄飄於四運飄翔乎八隅欲從
肆而彷彿沈澹而靡拘細行不足以爲毀聖賢不足
以爲譽變化移易與神明扶靡無外以爲宅周宇宙
以爲廬強八維而處安據制物以永居夫如是則可
謂富貴矣是故不與堯舜齊德不與湯武並功王許
不足以爲西陽位豈能與比綴天地且不能越其壽

子曾何足與並容激八風以揚聲躡元吉

遊被九天以開除方來雲氣以馭飛龍專上下

統於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足以累之哉

提齊而淑楚擊趙而蹈秦不滿一朝而天下無人東

西南北莫之與鄰悲夫之修飾以余觀之將焉存乎

於茲先生乃去之紛決奔軌沕洋汙衍溢歷度重淵

跨青天觀而道覽焉則有逍遙以永年無存忽合散

而上臻霍分離蕩濛濛洋洋颺涌一作雲浮達於槎

光直馳驚乎大初之中而休息乎無爲之宮大初何

如無後無先莫究其極誰識其根魄渺綿綿乃反復
乎大道之所存莫暢其究誰曉其根辟九靈而求索
曾何足以自隆登其萬天而通觀浴大始之和風灑
逍遙以遠適遵大路之無窮遺太乙而弗使陵天地
而徑行超濛鴻而遠跡左蕩莽而無涯右幽悠而無
方上聽聽而無聲下修視而無章施無有而宅神永
大清乎教翔崔巍高山勃玄雲朔風橫厲白雲紛積
水若陵寒傷人陰陽失位日月地坼石林木摧
大冷陽凝寒傷陽和微才流綿絮

折呼喻不通寒傷寒氣并代動變如神寒倡執隨字
傷人熙與真人懷太清精神專一用意平寒暑勿傷
莫不驚憂慮靡由素氣寧淨霧凌天恣所經往來微
妙路無傾好樂非世又何爭人且皆死我獨生真人
遊駕八龍曜日月載雲旗徘徊適樂所之真人遊太
階夷原辟天門開兩濛濛風颺颺登黃山出栖遲江
河清洛無埃雲氣消真人來惟樂哉時世易好樂墮
真人去與天回反未央延年壽獨教世望我何時反
起漫漫路日遠先生從此去矣天下莫其所終極蓋

陵天地而與浮明遨遊無始終自然之至真也鸚鵡
不踰濟洛不渡汶世之常人亦由此矣曾不通區域
又況四海之秉天地之外哉若先生者以天地爲卵
耳如小物細人欲論其長短議其是非豈不哀也哉

爲鄭冲勸晉王牋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
實有憇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稟德當功有自
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腰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
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旣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

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
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狀管哲之士猶以爲羨
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
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
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東誅叛逆
全軍獨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
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奇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
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管以求禮典舊制開國光宅
顯茲大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

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魏魏如此內外協同靡盬
靡盬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云會西塞江源
望祀岷山迴戈弭節必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
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
洲而謝文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
誰復爲鄰何必勤勤小讓武冲等不通大體敢以
陳聞籍所草牋如此則有憐之忠也其亦異乎
簡文善矣

阮嗣宗集卷上終

阮嗣宗集卷下

魏步兵校尉阮籍撰對范欽吉陳德文校刊

詠懷詩八十一首

述此懷八十一篇者豈數極陽九而作邪意微旨遠見于命

題志上發憤之所爲也
讀籍詩者共知憂世乎

籍作詠懷詩八十餘篇文選所錄者不多李

善曰嗣宗身仕亂朝常恐惟謬遇禍因茲發

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

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也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鑿明月清風吹我衿

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其二

誰言萬事難道逢可終生臨堂翳華樹悠悠念無形
彷徨思親友倏忽復至宜寄言東飛鳥可用慰我情

其三

嘉時在今辰零雨洒塵埃臨路望所思日夕復不來
人情有感慨蕩漾焉能排揮涕懷哀傷辛酸誰與哉

其四

二妃遊江濱道遙順風翔交甫懷瓊珮婉孌有芬芳

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
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焉誰施其雨怨朝陽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其五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馳馬舍之去去上西山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其六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

清露被翠蘭凝霜落野草朝爲美少年夕暮成肥老
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其七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
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及傾望
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大行道失路將如何

其八

昔聞靈輿瓜近在青門外連踪距阡陌十母相鉤
嘉賓四面會舊人自剪髮多

布衣可終身靈祿豈足賴

其九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青
四時更代謝日月逝差馳徘徊空堂上物悞莫我知
顯觀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其十

灼灼西墻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
周周尚街羽翼蛩亦念饑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
豈爲奉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鶴飛

黃鵠遊西海中路將安歸

其十一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良辰在何許凝霜霰寒樹寒風振山崗玄雲起重陰
鳴鴈飛南征鵠鷗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

其十

北里多奇舞游有微音輕薄閑遊子俯仰怎浮沈
捷徑從徒路履流趨策馬見王子喬乘雲翔鄒林
獨有延年術可清心

其十三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華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
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
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其十四

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
朝爲咸池暉濠汜受其榮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
視彼桃李花誰能久榮華君子在何許歎息未合并
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

其十五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織羅衣左右被雙璜
修容擢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眇所思舉袂當朝陽
寄顏雲霄間揮袖凌虛翔飄飄恍惚中流眇顧我倂
悅懌未交接晤言用感傷

其十六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
悅懌若九春馨折似秋霜流眇發姽媚言笑吐芬芳
攜手等歡愛宿昔同末裳願爲雙飛鳥比翼得翱翔
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其十七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巒峯飛鳥歸相逐
感慨懷辛酸怨毒當善多李公悲東門蘇子挾三河
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嗟

其十八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床帷感物懷放憂悄悄令心悲
多言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輝
晨鷄對高樹命駕起旋歸

其十九

昔年十四五，尚好書詩。被相懷珠玉，顏閔相與期。
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
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娛羨門子，噉噉今自嗤。

其二十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洋洋。
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鴉火中，日月正相望。
朔風厲嚴寒，陰氣不微霜。羈旅無情匹，悅仰懷柔傷。
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其二十一

俯仰終始，殊修短各異。故軒生高山，芝英耀朱堂。
粼粼桃李花，成蹊將天俸。鳥鼓希十術，春秋表微光。
自非凌風樹，憔悴烏有常。

其二十二

此首而有
並下可解一首

青鳥海上遊，鷺斯蒿下飛。沉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
飄飄可終年，沈瀟安足非。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
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

其二十三

其二十三

楊朱泣岐路墨子悲染絲揖讓長離別飄飄難與期
豈徒慈婉情存亡誠有之蕭索人所悲禍與不可辭
趙女媚中山謙柔愈見欺嗟嗟塗上士何用自保持

其二十四

於心懷寸陰羲陽將欲冥裨袂撫長劔仰觀浮雲征
雲間有玄鶴抗志揚哀聲一飛冲青天曠世不再鳴
豈與鷓鴣遊連翩戲中庭

其二十五

夏后乘靈輿琴父爲斲材存亡從變化日月有浮沉
鳳凰鳴參差伶倫發其首王子好簫管世世相追尋
誰言不可見青鳥明我心

其二十六

鸞鶴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誠寥廓扶搖安可期
翔羽雲霄飛不若栖樹枝下集蓬艾間上遊園圃籬
但爾亦自足用子爲追隨

其二十七

本集鴻鶴下
別爲一首

生命辰安在憂戚涕沾襟高鳥翔山岡鷺雀棲下林
青雲蔽前庭素琴棲我心崇山有鳴鶴豈可相追尋

鳴鳩嬉庭樹焦明遊浮雲焉見孤翔鳥翩翩無足群
死生自然理消散何續紛

其二十八

步遊三衢旁惆悵念所思豈爲今朝見恍惚誠有之
澤中生喬松萬世未可期高鳥摩天飛凌雲其遊嬉
豈有孤行士垂涕悲故時

其二十九

清露爲凝霜華章成蒿菜誰云君子賢明達安可哀
乘雲招松喬呼翕求矣哉

其三十

丹心火恩澤重德喪所宜善言焉可長慈惠未易施
不見南飛鶴羽翼正差池高子怨新詩三閭悼垂離
何爲混沌氏攸勿體貌頽

其三十一

十日出陽谷弭節馳萬里運天糴四海倏忽潛濛汜
誰言焱炎久遊沒何行逝者豈長生亦去荆與杞
千歲猶崇朝一餐聊自已是非得失間焉足相譏理
計利知術窮衰情遽能止

其三十二

東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陽六龍服氣輿雲蓋覆天網
仙者四五人逍遙晏蘭芳寢息一純和呼翁成露霜
沐浴丹淵中炤耀日月光豈安通靈臺游瀆去高翔

其三十三

自然有成理生死道無常智妙禹端出大要不易方
如何夸毗子作色懷驕腸乘軒驅良馬憑几何膏粱
被服織羅衣深謝故園芳不見日夕華駟駟飛路傍

其三十四

發憂令志結怵惕常若驚道遠未終晏朱華忽西偏
蟋蟀在戶牖螻蛄號中庭心腸未相好誰云无我情
願駕雲間鳥千里一哀鳴芝芝延瀛洲遊可長生

其三十五

夸談憂憤懣情恚發煩心疑是發談噴憂
恚情懣發煩心西北登不
周東南望鄧林曠野彌九州崇山抗高岑一餐傲萬
世千歲再浮沉誰云玉石同滾下不可禁

其三十六

人言願延年延年欲焉之黃鵠呼子安千秋未可期

簪冕安能處山岩在一時置此明朝寧自夕將見欺

一本第五句云獨坐山巖中惻愴懷所思王子亦何好
好猶麻相携持悅憚猶今辰計按在一時置此遊明
朝日夕將見欺

其三十七

拔劍臨白刃安能相中傷但畏工言子稱我三江旁
飛泉流玉山懸壺柄扶桑日月經千里素風發微霜
勢路自窮達咨嗟女可長

其三十八

貴賤在天命窮達自有時
宛變從君意
相欺
孤思損惠施但爲讒夫出鶴鳴雲中載飛靡所期
焉知傾側士一旦不可持

其三十九

驚風振四野迴雲集一隅牀惟爲誰設几杖爲誰扶
雖非明君子豈關桑榆世有此龔墮茫茫將焉如
翩翩從風飛悠悠去故居離麾玉山下遺棄毀與譽

其四十

朝登洪波顛日夕望西山荆棘被原野群鳥飛翩翩
驚時栖宿性命有自然庭木誰能近秋月後嬋娟

不見林中葛延蔓相勾連

其四十一

危冠切浮雲長劍出天外細故何足慮高屐跨一世
非子爲我御道遠遊荒裔顧謝西王母一付從此逝
豈與蓬戶士彈琴誦喜誓

其四十二

周鄭天下交街術當三河妖冶開世燠耀何芬葩
玄髮照朱顏晴時有光華傾城思一顧遺視來相誇
願爲三春遊朝陽忽遽馳盛衰在頃臾離別將何如

其四十三

河上有丈人結髮垂珠耳彼養常食樂是樂
豈效續紛子良馬駟朝生帶路旁夕瘞橫
歡笑不終晏俛仰復被嚴整茲三者憤憤從此舒

其四十四

儒者通六義立志不可干違禮不爲動非法不爲言
渴飲清泉流饑食其一簞歲時無以祀衣服常苦寒
從履詠南風緼袍不華軒信道守詩書義不受一餐
烈烈葉貶辭老氏用長歎

其四十五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親

一作歡

者出門臨求路不見行

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
南下日蒼思親交聽言自寫

其四十六

少年學擊刺妙伎過曲城疾風截雲霓超世發奇聲
揮劍臨沙漠飲馬九野坳旗幟何翩翩但聞金鼓鳴
軍旅令人悲烈烈有豪情念我平常時悔悵從此生

其四十七

炎光延萬里洪川蕩湍瀨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
泰山成砥礪黃河爲榮帶視彼蒞周子榮枯何足賴
捐身棄中野烏鳶作患害豈若雄傑士功名從此大

其四十八

平晝整衣冠忽見客輿賓賓客者誰子倏忽若飛塵
蒙衣佩雲氣言語究靈神須臾相背棄何時見斯人

其四十九

多慮令志散寂寞使心憂翔觀彼澤撫劍登輕舟
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遊

其五十

嗣宗友復首陽之嘆而有徘徊何之之悲且鬱然思奴姬蓋罪禍胎屬階之心中共切齒而意則姚揚

婁子

朝出上東門遙望首陽基松栢鬱森沉黃鸝一作黃相

與嬉道遙九曲間徘徊欲何之念我平居時鬱然思

妖姬

其五十一

王子十五年遊衍伊洛濱朱顏茂春華辯慧懷清真
焉見浮丘公舉手謝時人輕蕩易恍惚飄飄棄其身
飛飛鳴且翔揮翼且酸辛

其五十二

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
良弓挾焉號明申有精光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
豈爲全軀士效命爭戰場忠爲百世榮義使令名彰
垂聲謝後世氣節故有常袁魏之世安得有此壯士哉宜無以繁詞宗之思也

其五十三

塞門不可出海水焉可浮朱明不相見奄昧獨無侯
持爪思東陵黃雀誠獨羞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
悼彼桑林子涕下自交流假乘汧渭間安馬去行遊

其五十四

洪生資制度被服正有常
尊卑設次序事物齊紀綱
容飾整顏色整折執圭璋
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
外屬貞素談戶內戚芬芳
放口從裏出復說道義方
委曲周旋儀姿態然承賜

其五十五

若花耀四海扶桑躋瀛洲
日月經天空明暗不相投
窮達自有常得失又何求
效路上童攜手共遨遊
陰陽有變化誰云沉不浮
朱鸞躍飛泉夜飛過五州
俛仰連天地再撫四海流
擊紫名利場驚駭同一鷗
豈若遺耳目升遐去放憂

其五十六

北臨乾昧谿西行遊少任
遙傾望天津怡蕩樂我心
綺靡存亡門一遊不再尋
常遇晨風鳥飛駕出南林
漣漣瑤光中忽忽肆荒淫
休息晏清都起坐復誰禁

其五十七

昔余遊大梁登于黃華顛
共上宅玄冥高臺造青夫
幽荒邈悠悠悽愴懷所憐
所憐者誰子明察應自然

奸龍沉冀州妖女不得眠肆變陵世俗豈云永厥年

其五十八

驅車出門去意欲遠征行征行安所如背棄夸與名
夸名不在已但願適中情單帷蔽皎日高榭隔微聲
讒邪使交流浮雲令晝冥嫵婉同衣裳一顧傾人城
從容在一時繁華不再榮晨朝奄復暮不見所歡形
黃鳥東南飛寄言謝友生

其五十九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蕭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
林夾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爲土灰

其六十

人知結交易交友誠獨難險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
彼求饗太牢我欲足一餐損益生慈毒咄咄復何言

其六十一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以九秋
人生若塵露天道竟悠悠齊景升丘山涕泗紛交流
孔聖臨長川借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

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遊漁父知世惠乘流泛輕舟

其六十二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
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
但恐湏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其六十三

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飄淪
臨觴多來楚思我故時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
願耕東臯陽誰與守其直愁苦在一時高行傷微身

曲丘何所爲龍蛇爲我隣

其六十四

有悲劇有情無悲亦無情焉非嬰網罟何必萬里緣
翔風搏重霄慶雲招所晞灰心寄枯宅曷顧人間姿
始得忘我難焉知嘿自適

其六十五

木槿榮兵臺輝煌有光色白日頽林中翩翩零落側
蟋蟀吟戶牖蟋蟀鳴荆棘埒蛸玩三朝采采修羽翼
衣棠爲誰施俛仰自收拭生命幾何時慷慨各努力

其六十六

修塗馳軒車長川載輕舟性命豈自然勢路有所由
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憂親昵懷交側骨肉還相讐
更希毀珠玉可用登遨遊

其六十七

橫術有奇士黃髮服其箱朝起瀛洲野日夕宿明光
冉駟撫四外羽翼自飛揚去置世上事豈足愁我腸
一去長離絕千歲復相望

其六十八

元生兩儀四象運衡璣暉日布炎精素月垂景輝
各度有昭回棗哉人命微飄若風塵逝忽若慶雲晞
修齡適余頤光寵非已威安期步天路松子與世違
焉得凌霄翼飄飄登雲魏嗟哉尼父志何爲若九夷

其六十九

天網彌四野六翩掩不舒隨彼紛綸客沈沈若晃鷲
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齡養志在冲虛
飄飄雲日間邈莫世路殊榮名非已實聲色焉足娛
採藥無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躊躇

其七十

時有否泰事多盈乖故欲思園綺
南岳伯陽西戎爲保誓之計建歲
于上世清風之士意遠詞悲矣

王業頌良輔建功俟英椎元凱康哉美多士頌聲隆
陰陽有斜錯日月不常融天時有否泰人事多盈沖
園綺遯南岳伯陽隱西戎併身念道直寵耀焉足崇
人誰不善始豈能尅厥終休哉上世士萬載垂清風

其七十一

世務何繽紛人道苦不違壯年以時逝朝露待大晞
願覽羲皇轡白日不移光天路皆殊絕雲霓

濯髮賜谷頌遠遊崑岳倭登彼列仙岵採此秋蘭芳
時路鳥足爭大極可翱翔

其七十二

猗歎世上士恬淡志安貧棄棄道陵遲馳騫紛垢塵
甯子豈不類楊歌誰肯殉栖栖非我偶徃徃非已倫
咄嗟榮辱事去來未道真道真信可娛清潔存精神
巢由抗高節從此適河濱

其七十三

梁東有芳草一朝再三榮色容豔姿美光華耀傾城

豈爲明哲士妖蠱誦媚生輕薄在一時安知百世名
路端便娟子但恐日月傾焉見冥靈木悠悠竟無形

其七十四

稅駕安可學東野窮路旁輪深魚淵潛矰設鳥高翔
汎汎乘輕舟演漾靡所望吹噓誰以益江湖相捐恣
都冶難爲顏修容是我常茲年在松喬恍惚誠未央

其七十五

咄嗟行至老僂倪常苦憂臨川羨洪波同始異支流
百年何足言但苦怨與讎讎讎者誰子耳目還相直
越人情自逼道招彼玄通士去來歸羨遊

其七十六

昔有神仙七乃處射山呵乘雲御飛龍嗟含嘯音小
瓊華可聞不可見慷慨嗟嗟自傷非疇類愁苦
來相加下學而上達勿將如何誇

其七十七

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凰清朝飲醴泉日夕栖山岡
高鳴徹九州延頸望八荒適逢商風起羽翼奮摧殘
一去崑崙西何時復迴翔但恨處非位愴悵使心傷

其七十八

出門望佳人佳入豈在茲
三山招松喬誰與期
存日有長短慷慨將焉知
忽忽朝日墮將何之
不見季秋草摧折在今時

其七十九

昔有神仙者羨門及松喬
翕習九陽明一作選
雲霄人生學長久百年自言淺
白日已墮谷一夕不
再朝若遺世物登明遂飄颻

其八十

鴻鵠相隨飛浩渺運荒裔
禪湖凌長風溷吏萬里逝
朝餐琅玕實夕栖丹山際
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
豈與鄉曲七携手共言誓

其八十一

墓在煢煢者木權耀朱華
榮好未終朝連颯隕其絕
豈若栖山草琅玕與丹禾
垂影臨層城餘光照九阿
寧微少年子日夕難咨嗟
嗣宗當魏晉禪代蓮會陽
九情結于詩志寓諸數渾
素尚邁莫究其端詩廢泗紅從世嘗數百代之下真
難以情測者哉

詠懷

初學記有此篇
舊集不載

月明星稀天高氣寒嘯歌傷懷獨寤寐言臨觴撫膺
對食忘飡世無萱草令我哀嘆

天地烟燼元精代序清陽曜靈和氣容與於赫帝朝
伊衡作輔才非允文氣非經武適彼沅湘託介漁父
優哉游哉爰居爰處

阮嗣宗集卷下終